



当缪斯伸出

沈善增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DANGMIUSISHENCHUCHUJINSYOUTHI

十小时点金 一辈子受用

揭示现代经营超值奥秘 独辟

小康时代生财蹊径



金手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缪斯伸出金手指/沈善增 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6

ISBN 7-80646-503-0

I.当… II.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330 号

责任编辑:林爱莲

封面设计:陈 平

当缪斯伸出金手指

沈善增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09,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100 册

ISBN 7-80646-503-0/I·417

定价:1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序

作家的理论思考

赵长天

善增是以小说家成名的，十多年前，他所著的长篇小说《正常人》一改伤痕文学的套路，通过普通人的平凡经历和日常生活来反映“文化大革命”，至今看来，依然有相当的深度。

《正常人》之后，沈善增鲜有小说问世，他的兴趣转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起先秦诸子来。他先是想通过研究，写一本注释性的、关于庄子的文化散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古今中外，多少大学问家对于庄子有着相当多的误解和歪曲。他要正本清源，还世人一

个真实的庄子。这样的发现和决定，学界中人听说，是要吓一大跳的，是万万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的。但是沈善增敢，因为他究竟是小说家，他没有那么多学界的条条框框。当然，纵然是小说家，想象高手，可以任意虚构大千世界林林百态的传奇故事，也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去随便推翻学术大家对于古代经典的权威定评的。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写小说，绝对不能随便虚构。沈善增自然也毫无虚构之意，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一头钻进故纸堆，靠聪明，更靠刻苦和

严谨。他的优势是他有小说家的独特思路，又在学术界的圈子之外，创造性和想象力都可以不受局限地奔驰翱翔。于是便有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还吾庄子》，据说读者甚众，一版再版；报纸上对这本书也时有好评。学术界中是否有不同意见，不得而知，至少，他总是言之有理，自成一说的。

我知道他接下去有一个宏大的研究和写作的计划，先撰写《还吾老子》和《还吾列子》，再继续完成《还吾庄子》的后几部分。我想，他大概不会再写小说了。所以，当读到他的《当缪斯伸出金手指》，实在不能相信这是他写的小说。

果然，读完发现，其实这确实不是小说，只是借用了小说的形式，披着小说的外衣，用小说把一味药裹成了糖丸子。当然不是毒药。

这是一篇经济学论文，或者说是一部科普性质的趣味经济学论著。我想不到善增怎么一夜之间又变成经济学家了。不过在我心目中，他本质上依然是小说家，他是用小说家的思维方式在思考经济问题。正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一般的经济学家不一样，所以他笔下的经济学和普通的经济学也大相径庭，不仅通俗易懂，读来有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评庄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孙悟空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创造精神。科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严守规则的研究者，基本上只能做阐释的工作，开创性的事业，往往被认为异想天开而不被传统社会所接纳。

最近读到李陀和陈燕谷先生主编的《视界》第四辑，其

卷首语提出一个尖锐的观点，认为我们现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理论的时代，但是我们当下的学术界却缺少思想，有些人为了掩盖思想的苍白，就堆砌许多抽象玄虚的概念来唬人，以做深刻状。我以为，他们的分析是切中时弊要害的。由此想到，善增正好相反，他不但不作深刻状，反而要千方百计地掩盖其作品的理论色彩，“小”而“说”之，恰恰证明他是真有思想的，他用不着使用炫术。

古时候的学者，许多都是全才，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甚至科学到处涉猎。时代发展到今天，学科越分越细，全才通才很少见到了。个别人，诸如善增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不大被人承认的；当面不说，背后都窃以为在瞎胡闹。其实，对世界的认识是非常需要总体性的把握的；特别是能行走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之间，真正把现实抽象为理论，更为难得。我的意思，不是说沈善增已经是全才通才类的大师了，无论对于古代哲学还是现代经济学，我都没有评价的资格；我只是建议读者以及专业人士不要见到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就匆忙地下结论，就下意识地不屑一顾。这至少是一本现实针对性很强，值得一读的书，况且读起来不用你劳神费心。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心理学家，不久的将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会不会颁给一个作家呢？且拭目以待。

声明

本书所有的创意
和点子属作者知识产
权所有，欢迎采用，希
望事先联系。

1. “德力西”系本套“千

1. (1) 系属于王三叔小册；

1. (2) 字为繁体中文新体

1. (3) 属同系列，各处学名属

1. (4) 千分制小，已前影式。

1. (5) 九. 港出刊公

1. (6) 主心知世

1. (7) 德之属

1. (8) “德富德草”

1. (9) 德富德草属

1. (10) 人德，人德，人德。

楔子：真实基于真诚[4]

一 一个电话打乱了阿五头的如意算盘[6]

二 大师到了——[11]

三 居士与关于“资本家”的试验[17]

四 讲课价格：每小时三千元等等[21]

五 为什么要知道文化经济学[24]

六 划时代的经济学观念：观念消费[27]

七 昂立一号、方便面与小笼包子[35]

八 牙膏是这么挤出来的[42]

九 名牌服装与唯心主义[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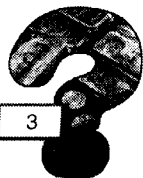
十 前苏联解体诊断[62]

十一 现代版“草船借箭”[70]

十二 电脑、麦当劳的后面[80]

十三 美国人，上海人，大胆的恋人[88]

- 十四 大师印上名片前后[94]
- 十五 审美经济宣言[111]
- 十六 三支蜡烛等于一台电视机[115]
- 十七 老子怎么做蛋糕[122]
- 十八 每一只菜盘都是聚宝盆[131]
- 十九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138]
- 二十 小包装榨菜的道路[143]
- 二十一 唐装真的热了吗?[149]
- 二十二 听范仲淹谈消费道德问题[160]
- 二十三 过一天十七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180]
- 二十四 中医中药与话语权[183]





楔子： 真实基于真诚

我是习惯写小说的，但本书所记却是目击实录。然而为了种种缘故，文中又将真实的人名、地名等隐去；并且，依凭回忆，毕竟不能将一字一句、每一细节都一丝不苟地还原，有些地方夹进了主观的感受，或根据行文需要将某些部分重新进行了组合，再加上长期从事小说创作养成的添油加酱的习气，故此我担心本书的真实性会受到影响。虽然我知道，依本书的宗旨，它所要求的真实性是一种高纯度的本质真实，对此而言，可能发生的事也许比确实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更符合“真实”的要求，但是就我国的国情来说，把小说当作准红头文件来读的时代已经过去，读者把小说认作观察、把握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因而作家把小说干预生活视作重要使命的状态也已成历史陈迹；而且，作为对当时小说狂热的一种反拨，今天的小说在勉力争取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再不敢奢望担负什么“认识生活”的“教育作用”。但是，文学作品的认识、教育作用也是客观存在，大众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这种需求,于是,大量的纪实作品涌现出来取代小说这方面的功能。不可避免的,许多纯属虚构的伪纪实作品也应运而生。所以,我在提笔写作之前必须克服一些心理障碍。一方面,我怕被人说将小说伪装成纪实作品,以取得大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怕写得太栩栩如生,被认为是一种虚构的完美,从而影响读者对本书所要传递的重要信息的接受。我甚至想写一本经济类的学术著作,以避免这种叙述上的尴尬处境。

最终,我还是决定以这样一种形式把我的见闻思考与内心深刻的感受奉献给读者,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只要我的态度是真诚的,读者一定能感受到这种真诚。一切文艺作品,推而广之,可能也包括科学著作,它的真实性,都植根于这种心与心之间真诚的交流。作者与读者,对事物的看法、结论或许不能完全一致,甚至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只要是真诚的交流,都会有助于问题完满的解决,有助于认识不断地深化,有助于世界和谐地发展。





— 一个电话 打乱了阿五头的 如意算盘

马年春节刚过不久，老同学雷午生就以一辆奔驰，把我拉到了他的家乡五里亭镇。

雷午生，看他的名字，似乎是属马的。据说，他曾经在马路上遇见一个看相算命的，递上来的名片上写着“九华山道教周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声称能通过名字算命，百发百准。雷午生报上名字，那人便问：“您是不是属马的？”雷午生点点头，这位易经专家就连声说：“这名字好，这名字好！这位先生中年如不大富大贵，您来找我。雷者震也，震卦属东方木，午属火，木生火，是一重生，名字里还有一个生，是生之又生，生生不息。中年当大发，晚年得长生，又荫及子孙。”雷午生被他捧得晕头转向，也忘记了自己的属

相，一出手给了那位常务理事一道“壶口瀑布”，还到处广而告之。有位朋友忍不住问他，你怎么属马呢？不属马他这话还对不对呢？雷午生这才恍然。他略愣了一会，说：“一样的，一样的，午就是马，有午等于属马，一样的。”但这以后，就难得听见他提及算命这回事了。

其实，雷午生的名中有“午”，只是跟他在家中排行第五有关，所以他的的小名叫阿五头。“五”“午”谐音，父亲就给他取名“午生”。这“午生”也算歪打正着，因为他虽不属马，却是阴历五月出生，阴历五月，恰是午月，与马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他是年不属马月属马。但这一点我一直没跟他说，免得他自我感觉太好。

雷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贯的自我感觉非常好。在中国，自我感觉太好是犯大忌的。《尚书》里就有“谦受益，满招损”的古训，但雷午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却一直受益到如今。所以，比他的自我感觉更好的，是他的命好，命运女神处处眷顾他，给了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足够资本。他虽然在家里排行第五，但上面四个都是女性，他是独养儿子，又是最小的，受到格外的宠爱自不必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初中毕业分配时，上面的姐姐都早已在上海的工厂、机关里工作，任他父母有再大的法道，也不能将他塞进“上工”档子，留在身边，而街道的“上山下乡学习班”与锣鼓队，又敲得他没法安心在家里吃老米饭，于是，他就报名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去插队落户。别人去千里外插队免不了有生离死别之感，火车汽笛一响，少有不泪





水哗哗的，而这位仁兄却始终笑呵呵的。他带的行李最少。他反过来安慰来送行的同学，我很快就要回来的，春节我一定回来。说这话时，已到了阳历年的12月底。他还说，大串连时，就是没有到过东北，听说长白山的雪景是非常美的，长白山的野山人参很便宜。他那谈笑风生的样子，叫本来怀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阶级感情去送行的同学都嫉妒得心头痒痒的，回家后心情比抱头痛哭过一场更不好。而雷午生却不管别人的心情怎么样，没到除夕，他果然如约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他父亲认识的一个铁路上的朋友，正好是跑延边到上海这条线的。这次他回来，不仅全程免票，而且被安排在乘务员的专用车厢里，吃的是乘务员的工作餐，待遇胜过软卧包厢。而他到延边去赏过雪景，把一只小铺盖丢在那里，在大队与小队里分发掉几斤大白兔奶糖，采购了几支野山人参与几斤蛤士蟆油回来，就算是镀过了金，从此呆在上海家里做寓公，便再也没人来过问了。过了两年，他父亲想办法把他的户口从延边迁到了家乡，他的身份又变成投亲插队了。投亲插队没多久，他就被上调到县办工厂里当工人，很快就入党提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已经是县工业局里的一名科长了。知青大回城，班里的同学，远远近近，未婚已婚，有病没病，差不多都杀回老家来了，唯独他安安心心地呆在家乡不见动静。大家说起这事有些奇怪。有人说，他肯定是中了美人计，脱不了身了。也有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文革中别人都在吃苦头，他是左右逢源，活得挺自在。现在别

人时来运转，他恐怕要追悔莫及了。不料在一次同学聚会时见到他，他还是活得那样心安理得，气壮如牛。他说，我也不是什么思想好，做扎根派，我有我的道理。经过文革，我们都成熟了，不再是小青年了，考虑问题也要全面一点、实际一点。现在回上海，能给我干什么？到生产组里去做？什么时候能熬出头？什么时候能给我结婚分房子？我在乡下大小是个科级干部，房子可以分几间。同级工资自然比上海要低，但吃用开销也比上海省得多。文革告诉我，东到西，只有受穷的百姓，没有受穷的官。革命口号再响，做官的好处总比百姓多，否则这革命谁来干？老古话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尾。还有，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大回城是便宜事，所以没好货，我想来想去不眼热。做穷得答答滴的上海人，我宁愿做富得冒油的乡下人。他这一番话，笑里藏刀，把一班回城同学心中好不容易像韭菜一样勃发生长出来的良好感觉、自我陶醉，都割得一干二净。而大家受了他的伤害，还要赔笑脸点头称是，因为他只是说要把握自己，没想要指导别人。

后来他又从机关出来，到乡里去承包了一家企业。现在他可以驾着奔驰到上海来联系业务、探亲访友，足见他事业有成。他多次邀我到他家乡去玩几天，与我长谈长谈。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这一代人，总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成名成家的思想，不像我们的下一代认识彻底，有钱便有一切。他如今有了钱，自然就想出名，想成家，弄个企业家当当。但他又不屑赤裸裸雇个写手来为自己





树碑立传，因为他内心认定这样的书是过眼烟云，毫无价值的。他希望我这个写过几年小说的老同学主动提出为他撰文扬名，或者他提出这一希望，而我能欣然同意，这样，他就可以踏实地认定我代表一种社会良知承认了他的价值，使他的生活充满了意义。想到自己被人选为社会良知的代表，我心里不啻有一种满足感，所以，我也想尽量满足他的愿望，何况他是我的中学同学中难得的成功者，而他的成功，总的来说不是靠权钱交易、靠拍马钻营、靠损人利己得来的，靠的是他的审时度势、外圆内方与坚持不懈。只要他同意我按照他的实际情况略加提升、稍作无伤大雅的包装，而不是浓彩重抹、厚施脂粉，妆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豪杰，我想这件事还是不难办的。但这层窗户纸并没有捅破。彼此心照不宣，留有余地，这也是我们已达“知天命之年”人的处事风格吧。

此行本来是有较明确的目标的，谁知刚到五里亭镇，事情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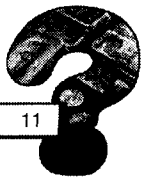
刚到雷午生的家，瓷盖杯里泡的浓茶，叶片还大多余在面上，雷午生就接到镇长打来的电话。他皱着眉头听了好一阵，又操着当地土话嘀咕了一阵，然后挂上电话，脸上挂着抱歉的笑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兄，今天晚上只能屈尊请你陪我参加镇政府的一个小型工作酒宴了。”

二

大师到了——

他说的土话我虽然听不懂,但隐约能听到“上海”两字,估计是在说我。看他诚恳的样子,也不像事先安排好的鸿门宴。听他随口发出的邀请那么“正规”,可见阿五头在官场、礼仪方面的历练。这倒使我平添一层心理负担。我是散人一个,很少上台面,尤其怕跟带“长”字的头儿脑儿坐在一桌子上一边工作一边用餐,而阿五头一定是把我作为上海著名作家隆重推荐给当地官场的,一不小心出了洋相,不仅塌了他的台,连带给“上海人”蒙上了负面影响,这可怎么办?

雷午生听了我的顾虑,笑着连声说,用不着,用不着,你用不着有任何顾虑,越随便越好,就当在我的家里,就当在你自己家里。你不要听什么镇长,小青年,才三十多岁,他父亲过去跟我在县交通局是一个办公室里的,按辈分他要叫我叔叔。其他几个,都是镇里几家企业的老总,平时总是凑在一起喝酒、打牌,都是老朋友了,我





年纪最大，他们叫我“老大”、“大哥”，所以你根本用不着在意。再说，规矩是对下说的，越是上面越不讲规矩，他的一举一动就是规矩，孔夫子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在酒席上，下属在上级面前规规矩矩，过去，小辈在长辈面前规规矩矩，现在小辈对长辈也不讲什么规矩了。为什么要显得规规矩矩？为了给上级留个好印象，可以得到提拔。你又不需要什么好处，何必谨小慎微？你越放松，就越显得有派头，在他们眼里，越像是个从大上海来的大名家。你要给我挣面子，你就毫无顾忌，自由潇洒，把客气当福气，怎么样？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早就知道，今天坐奔驰的雷午生，不是当年借我的几何练习簿抄答案的阿五头，但听了他这番教诲，我恨不得把眼睛再刮一刮。

雷午生看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也许误以为自己的口气太傲慢了些，引起了我的不快，就立刻放缓语调说，我知道，你是托辞，烦这种应酬。这种聚会也真的没多大意思，但这就像当年插队落户，逢年过节，知青要给大队、小队，甚至公社、县知青办的干部送礼。你跟别人一样送礼，他也许根本不在眼里、不放心上，但你如果不送，他就会特别记住你。今天请客或者赴宴也一样，请了或者去了，或许等于没请、没去，但如果该请的你不请，该去的你不去，你就深深把人得罪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礼多人不怪”，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这句话害死人。礼多，白白消耗人的生命，多少青春壮志被泡进酒里、喝到胃里、淤在肝里，流去尿里，这是软刀子杀人。